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二四〇回 招商店李四泄機 龍王廟計全得信

卻說計全在王家集飯店內，忽聽兩老在旁邊桌上議論，因想店小二，可以問個明白。卻好店小二見計全酒飯已用過，前來收拾碗盞。計全便問道：「小二哥姓什麼？」那店小二道：「我姓李，名叫李四。還沒請教官客尊姓？」計全道：「咱也姓李。你這店裡掌櫃的姓什麼呢？」李四道：「姓王。」計全道：「咱問你剛才那邊桌上兩個老者，也是姓王嗎？」李四道：「他們不姓王，姓張，是張家甸的人，離此有一里多路。」計全道：「這王家集是樂陵所管嗎？」李四道：「是歸樂陵所管。」計全道：「咱聽見那兩個，講甚麼前莊人家的老婆，早間出去燒香，怎麼就不見了？」李四道：「那老兒講那不見了老婆的，那家姓郝。老夫妻兩個，頗有些田地。生平只有一子，叫做郝為富，今年二〇二歲。去年上冬，才討的家小。這郝為富的家小，就是個財主的女兒，生得顏為美貌，更兼小兩口極其恩愛。今春三月裡，那郝為富得了一病，幾乎要死，後來漸漸好了。聽說病重的時候，曾在龍王廟內許願。前日郝為富的家小，因去還願，進廟燒香，不知怎麼樣就不見了。現在郝家各處尋找，全不知下落。還有說有個總漕施青天，現在樂陵城裡，斷了多少無頭案件。他家還去告狀伸冤呢！」計全道：「難道

這廟裡有歹人嗎？」李四道：「這廟內住持和尚，叫什麼普清，原來是強盜，因犯了案，才出了家。從前倒也安分，漸漸不如從前，聞得專結交江湖上的朋友。近來更壞，聽說接來了一個師弟，也是江湖上的大盜，日與他助紂為虐。」計全道：「你可瞧見過麼？是怎樣一個人？」李四道：「我可沒瞧見，但聽說罷了。」計全道：「這龍王廟離鎮有多遠呢？」李四道：「就在鎮東，約有一里多路，黑叢叢一帶樹林，那就是了。」李四將碗盞收拾去了。

計全也便回房，暗道：「才聽店小二所說的，恐怕一枝蘭，就是這和尚的師弟罷！」靠在牀上，歇了一會。半夜時分，走出房門，仍舊將門帶上，躡著腳走到院落中間，使一個燕子穿簾的架式，輕身一縱，上了牆頭，復飄身跳下去，照著店小二的話，望東看去，一帶叢林，四週環繞。計全到了樹林，定神一看，見樹林左邊，有一條小路。順著小路走入林內，復輕身躍上樹梢，只見一帶紅土牆，牆中間有座山門，星月模糊，匾上的字看不真切。計全在那裡設想，往腰間掏出一塊石子，望下一擲，探個路徑。見裡面毫無動靜，跳將下去，四面一望，見東首是個三間屋，內有燈光。計全悄悄走到那裡，就從後牆上了屋頂，將身飄下，側身竊聽。忽見有人喊道：「張三！酒燜雞子曾好呢？師父等著下酒。」計全暗道：「原來此處是廚房。」又聽道：「我們師父，這兩日更鬧得不象樣！怎麼將良家婦女藏在暗室，逼人家從他；人家不從，還要殺她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又聽一個人說道：「你道這是咱師父的本意麼？這個行為都是那個來的師叔叫他做的。他向來到處姦淫婦女，不知糟踏了多少人！他又仗著自己一身的本領厲害；他如果沒有本領，做了大案，還敢畫蘭花？這明明是叫人曉得他做的，卻又叫人捉他不住。」又一個道：「聞說施大人手下能人頗多，就

是縣裡捕快沒用，難道施大人就不得好手捉他麼？」正在那裡說話，忽聽又有人來催：快燜雞子，並紅燒豬首。廚房裡人趕著將雞子、豬頭用碗盛好，給來人端去。

計全聽得真切，瞧得明白，想道：「果然這一枝蘭在此下落。今日訪得實在，也不枉走一趟。」想罷，就暗暗跟端菜的人前去，轉了幾個彎子，見西首一座五間的房屋，那人走到裡邊。原來此間就是普清和尚的方丈。計全躡著足，走到簷口，將身子輕輕一伏，望下又使個燕子倒垂簾的勢子，兩隻眼睛，探望進去。只見隔著窗格，裡面燈燭雪亮。靠著牆邊，設了一張方桌，對面坐著一僧一俗，桌上排列著酒肴。見那和尚，粗眉大眼，兇惡異常，不是良善之輩。另一人卻生得儀表堂堂，年約三〇歲光景，頗似書生模樣，卻不象是個彩花大盜。計全頗為驚異。只見那和尚一杯在手，喝了一口酒說道：「你前日做的那個勾當，膽子也太過大了麼！將施不全的金牌，也盜了來。幸虧他手下人還沒訪到；若竟訪了出來，曉得是你盜的，再知道你住在此處，調了官兵來尋捉，那不是鬧大了嗎？現在既然如此，到底那塊金牌藏在哪裡？還須埋藏好了，不要走漏風聲才好。」一枝蘭道：「大哥，你老放心。小弟幹的這件事，自古道：『一人做事一人當』。不做則已，既做還怕什麼？至於那塊金牌，咱也藏頓好了，就在這殿後大仙樓上神龕內第二層夾板裡，再沒有人知道的。你老飲酒罷！」說著端起酒杯來，彼此痛飲。計全聽得明白，便想道：「咱何不趁此先到殿後，將金牌盜回。」不知計全如何盜取金牌，且看下回分解。